

太陽門

殷家商人駕璇璣來此，匆匆的也過了好幾冬，可是這裡的地氣溫暖，陽光燦爛，絲毫不像中土山有山嵐，水有霧氣，一切是這樣毫無遮掩的攤開來，高山上雖有冰帽卻小小，高地上有大湖映天，藍的可愛。殷家人不時駕璇璣在山巔、天空來回巡梭，不時送各種器物、甚至族人，下到原民的部落去，教導他們馴服馬、羊，放牧、種植和織布……

駕璇璣的人需要專心致志，殷家人在大地上畫出各種圖形以資辨識，巨大的各種圖形能讓璇璣上的人看清楚地理位置，殷家年輕人頑皮，將圖畫畫成各種活物外型，有猴子、青鳥、蜘蛛、還有鸚鵡，連塵王的角都有人畫，這些年輕人的創意令攸侯喜快樂，他們真會自得其樂，且與人同樂，此大樂將傳之久遠，真是好。

摩且王布算光陰，他必須看天布算一歲之輪引為萬代之用，殷家商人重節氣，一歲有二十四節氣，依時而作是傳承，日出而作是生活習慣，只要順應天時，地母生養萬物，有穀物和果實，都是他們的糧食來源，人們還需要習藝，新生命越來越多，原民歡迎這些戴著羽毛的長人，更敬重能醫治生命的侯喜王，攸侯喜不好發音，原民都稱他為侯喜王，只有閃稱他王父。

閃長大了，長成一個美麗的女孩，穿著長衫罩衣，布履，結辮子簪花，人們只要看她鬢邊上簪什麼花，大約都能猜出她去過那裡了，那麼侯喜王也去過那裡了。這一老一小天天都在一起，閃再也不肯離開王父，她生怕王父年邁體衰，失落在山嶺、澗水之間。

侯喜王雖老卻不佝僂和衰弱，自他的素衣胸口著火，熬出一個大破洞之後，他再也不肯穿上衣了，以後就一直光著膀子，露出胸口那個放有玄女燧石的銅盒子，猙獰面目吐舌頭的頑皮之作。殷家女人用羽毛編織的羽飾保護他的雙臂，他是金匠人，雙臂粗獷有氣力，穿著布褲紮綁腿，有時也穿草履，族人有女人作布履給他，他也穿，在嶽山上，他則是和年輕人一樣，赤足行走。

摩且王笑咪咪的叫人去請攸侯喜來王居，王居在嶽山的月光祭壇邊，靠近水澤不遠處，摩且王與侍者同住，他在王居請匠人造了新地木圖，他在木圖上指了兩地，命攸侯喜率人去築四季座標，以分四時，先分別春秋，故有春分和秋分之處，再分別夏冬，故有夏至和冬至之所。

此地東山經之南，地貌、地氣和天候都與中土不同，水文、生物和植物亦不盡相同，然而天上的星星卻是一樣的運行，摩且王初來之時唱歌娛樂大家，他曾唱：

噤彼小星，三五在東，肅肅宵征，夙夜在公，寔命不同！

噤彼小星，維參與昴，肅肅宵征，抱衾與綯，實命不猶。

維參與昴，說的就是參宿星和昴宿星，地標指向這兩處星座，能以太陽標誌出四時之分，也就是四時之氣，四季。不論在海上或地上，四時之氣皆有春夏秋冬，時間之輪輪轉不歇，春分、夏至、秋分、冬至。

春分，日夜對分之日，從此白晝漸長；夏至當天，太陽直射！寒熱線，白晝最長，黑夜最

1 寒熱線：南、北回歸線之古稱。

短之日；秋分，冥日對分，從此晝間漸短，直到冬至，冬至，白晝最短，夜最長，過了此日，又逐漸日長夜短了。

摩且王能參透天地人，然而他亦是個凡身肉體，一生修為通透只是尋常順服之理。

攸侯喜和匠人們駕璇璣先到侗侗人所居的泰山，泰山下有大湖，湖上有島，侗侗人歡迎他們，也將附近的其他原民部族介紹給殷家之人，他們一起尋覓築分別春與秋的座標之處，攸侯喜率領眾人踏地而去。

泰山東邊高地上有平廣的地方，高三千呔，面積廣袤，下看大湖，大湖亦在高地上，有陡峭絕壁傾斜如脊相隔，有蘇氏大和阿伯契兩人組織匠人們，他們就著攸侯喜的指示，訂出軸線，丈地挖掘，侗侗人亦來協助匠人搬運土石，其他原民族人也來學習篩土、搗土，由阿伯契、有蘇氏大著手教眾人炒土，阿伯契是木匠人，有蘇氏大是金匠人，他們也擅長土匠人的手藝，同來的土匠人更是不少，人人都是高貴的匠師，攸侯喜讓閃拿著他的銅盒燧石起火，他們還未曾想過要採用什麼樣式建築才能分辨春與秋。

阿伯契做了許多木圖，大家都來出意見，少女閃大樂，她召來閃電，日夜在此地閃爍，眾人也不驚訝，都習慣了，攸侯喜也由著她到處放電，白日電光比較不驚人，夜裡卻燦爛極了，這一切都讓各族的原民們高興極了，他們從沒見過這等景象。

這些景像讓木圖的製作不時創出新意，他們決定讓攸侯喜，也就是眾人口中的侯喜王的模樣為正面守護，仿著銅盒子的猙獰面目，頭戴大羽冠，一手握大鵬鳥的長羽毛，一手握住電光，只是不做吐舌狀，那模樣太幼稚了，為首的匠師們的圖形也側身其中，頭戴羽冠狀，手持自

己的工具，分左右成行，連同各部原民的首領也都有像在門上排列，這讓各族的原民高興極了，這些頭戴羽毛會飛行的天人真是平和慈祥，這樣抬舉了他們的志氣，還教導他們一應工具的應用和才藝，原民部族領袖紛紛來致謝。

他們稱這裡為玄門，有玄女閃在此，侯喜王很歡喜，玄女閃是他的養女，他有玄女火神如意的燧石貼身，天上的鷹、隼不時巡弋，閃有鳳凰的歌聲能召來電光，倏侯喜至此稍解愁思，太陽這樣炙熱，高地上天空湛藍，不遠處的大湖碧水映天，湖比天空還要藍。

匠人們以中土居室的大門楣模樣做模，立起木板，版築準備夯土，眾人炒土卻無糯米，侗人運來小米，鮮亮細緻的黃色小米黏性更佳，毫不費力的和入土中，炒熟搗碎，篩土播揚米殼，人多真的好辦事，那麼多黏土分攪成堆待用，侗人希奇極了，原以為小米能食，不意小米也有此用途。他們學習殷人的各種手藝，協力幫助，比手畫腳也能溝通。

門楣入地五尺，匠人挖開地基，眾人都來圍觀，阿伯契率木匠人劈樑木為板築，眾人協力夯土，引大湖水來澆灌，漸漸成形，門楣漸高，露出門洞，倏侯喜來視察一切，沒幾日土乾了，木匠人卸下模板，露出土胚，再由金匠人取工具在門楣上雕刻花樣，象徵侯喜王的全身模樣，正面站立在象徵月亮祭壇的階梯上，他雙手平舉，握有大鵬鳥羽毛和電光，微微張口成念唱狀，頭上的羽冠如戟，根根扇開，匠人和原民族長的像分列左右，各三行，計有四十八個圖像，其下還有一整行，紀錄此地的特有生物圖形，

牆面平整，門框微縮兩寸，左右牆腰處開口如石牽凹槽，以備將來擴建所需。接下來需要用火燒熱土牆，使之堅固。

建築玄門之時，侗人逐漸有人戶遷來此地定居，附近的原民也各有家族遷徙而來，殷家人的女子們聚集教導他們做土竈生火煮食，辨識植物，漸漸的成了一處大部落，攸侯喜只是獨居用功，匠人們的居室先用檣木為柱，檣葉覆頂，女人有女人的勞作，男人有男人的工作，玄女閃另有住處，她不喜與人同住，每天只去陪伴侯王父，夜裡回去自己的小屋。

民居漸多，人人都希奇這個石門，原民們沒見過這種物件，不知有何用途。直到秋分之日，第一道曙光直射玄門門楣高處，攸侯喜歡喜極了！終於不負摩且王所託，那秋分時的第一道曙光分毫不偏射向玄門，攸侯喜喜極而泣，他淚流滿面。

攸侯喜長身高大，沐浴在曙光中，淚流滿面，他仰頭迎向天際，也是這樣的天，也是這樣的霓虹彩雲，陽光燦爛的好天氣，眾人亦都仰頭向天，鷹隼來了，群集于天，大鵬鳥的身影在更高的天空上飛颺，身影掠過熱烈的太陽，牠的影像碩大無朋，殷人習慣了大鵬鳥，原民卻從未見過這樣巨大的鳥類，紛紛發出侗侗之聲，婦女和小兒匍匐在地，閃將雙手上舉，彷彿要獻上什麼物件，電光自她手掌中發出，紛紛擊向天際。

攸侯喜取出玄女如意的燧石，將燧石放置在門洞下，泥土地上迅速發出熱力，眾人赤腳，都感受到炙熱的溫度在大地上漾開，溫暖炙熱卻不傷人。

有蘇氏夫最有趣了，他攀上石門，趁秀土未乾之際，在攸侯喜的造像臉上，迅速的用鑿子刻劃出似淚珠的凹洞，玄門上的攸侯喜淚流滿面！

中土的秋分之日，正是帝辛紂王率眾入地而去，地裂，他們有百多人一同下到九泉之地，攸侯喜和十萬部眾在璇璣上看得真真的，他們不相信帝辛紂王陟，因為他們都曾聽說過古老的

傳說，遠古有故事，傳說九泉之地在大地的中心，那裡是另外一處高貴的世界，然而此地的秋分之日，到底是不是和中土相同呢？

自此以後，歷代殷家人在新的大地上，不時找尋能下到九泉之地的入口，一有所得即傾全力通貫，他們也廣築祭壇，高台，用自己的心曲悠揚念唱不歇，代代傳承，不使中輟。

玄門之地附近的人民漸多，殷家、有蘇氏匠人、侗侗族和其他原民部族聚集，漸成一邑，人民傍水而居，由高貴的匠人率領築起屋室，此地多土，能種植小米和苞穀，引水方便，日後此地的的殿堂、居室、擋土石壁等，都用版築法，由炒熟的泥土和小米夯實，燒蒸而築，此邑竟也和殷地朝歌一樣，不設城垣無有關隘，誰來了就住下來，誰家要走也不阻攔，真是不言而行自為天下化，無須多事之人手撓顧指，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了。

秋分之日，曙光照向玄門，來歲春分亦同，玄門日光成了人們歲歲莊稼收割和播種的指標，原民只見太陽和大鵬鳥在高空飛颺，鷹隼聚集，玄女閃雙手高捧，奉上電光無數，他們畏懼又尊敬太陽神鳥，紛紛稱這裡為太陽門，視大鵬鳥為太陽神。

匠人又在玄門的東側後以同法立大石柱，分為四柱，每柱雕刻著各節氣可耕種收穫、狩獵獲薪之時、事，以及方法，他們分別用各種圖形顯示順序，以此標誌一歲之節氣，人民只要依照每柱刻劃，依四季可行之事引為常曆，圖形人人都看得懂，依時而做、依時而止，順應節氣，是殷家曆法，到哪裡都無有分別。

接下來他們要去尋找能分夏至、冬至之地了，能以日照分夏至和冬至必須直向昴宿星座，這需要繼續觀察日與月，殷人善觀天象、日月，能布算光陰，懂選擇黃道吉日築屋、出行和做

各種農事，此乃天之大輪，吉日能與地之大輪協調，人與眾生靈在其中生化，安靜祥和無有不足，而黃道吉日不外乎天氣晴好，地氣生發，人心易得歡喜，這樣事事好，都能圓滿成就，這就是好，一切無咎。

王如豐

「治人事，莫若一嗇，夫為嗇，是謂早服，早服謂之重積得，重積得，則無不克，無不克則沒知其極，沒知其極，可以有國……」，這些道理都是閔天向周文公姬旦說的話語。

閔天如今是周之大臣了，舊時殷地朝歌北門孟津外的農舍儼然成了一國，夏遺族都跑了，殷民也不去那裡，多年經營，閔天的屬地越來越大，閔天尚無封號，他還是三忠之一，他多想要一個封號，否則他廣佔土地豈不無用？

周文公姬旦一生不下地勞作無一技之長，但他聽閔天說得振振有詞，想來也沒錯，閔天更進一步遊說周文公姬旦，他說：

「有國之母可以長久，是謂根深固柢，長生久視之道……」

閔天這一番話可把周文公姬旦給說明白了，紂王無道，失了天下，是他的「道統」和「禮樂」